

三國志

魏

冊五

魏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崔琰

孔融妻主

許攸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顗

鮑勛

司馬芝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
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
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朞徐州黃巾
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
玄罷謝諸生琰旣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
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
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
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

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
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爲
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
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
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
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
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
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
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
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
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
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
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

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而陵險志雉免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爲丞

相琰復爲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
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尙稱而厲
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
尙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
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
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
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

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

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

先賢行狀

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摠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

明拔朝廷歸仁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

守道太祖卽禮辟之後太祖爲魏王訓發表稱贊功
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所舉

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

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

魏略

曰人得琰書以裏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

以爲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

以爲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教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

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此是教告琰琰始琰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

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

允剛斷英跼殆非子之所及也

臣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爲是也

朗以爲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

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
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
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
後林禮毓咸至鼎輔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
撫其遺孤恩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魏略曰
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
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
貴人良足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融字文
書曰融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
太山郡尉融幼有異才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勅門
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
十餘歲欲觀其為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
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
曰然先君孔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煒之僉曰小童
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煒之僉曰小童
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小童
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為偉器之幼時豈實
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如所為偉器之幼時豈實
以中正為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
儉中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

以爲其少不告也因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
能爲君主邪也融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
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來求我罪融曰由非弟之過
融也融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平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
我當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
褒以宏博過秀爲後進冠蓋融持論高第累遷北軍中候
並宏博過秀爲後進冠蓋融持論高第累遷北軍中候
才宏博過秀爲後進冠蓋融持論高第累遷北軍中候
虎賁中郎將北海相司馬融持論高第累遷北軍中候
修復城邑將崇學北海相司馬融持論高第累遷北軍中候
方一正鄉原名爲鄭有道鄉王修爲孝廉告高密縣游士有死
立者皆不爲棺木乃以殯配食之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
卒融恨不爲棺木乃以殯配食之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
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爲建安元禮賢如孝行在郡六
匠遷少府每融朝會訪州對輒史建議安主諸卿大爲寄名而
己司馬彪時九豪俊秋對融輒史建議安主諸卿大爲寄名而
才命世當九豪俊秋對融輒史建議安主諸卿大爲寄名而
曜甲與守事要伯功赴期會而岱結殖其根本不肯碌碌如
平居郡守事要伯功赴期會而岱結殖其根本不肯碌碌如
異皆輕國事也才高至密稽玄古稱之士謬然爲恭敬禮之雖
不與論國事也才高至密稽玄古稱之士謬然爲恭敬禮之雖
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少稽一實難
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而誦論少稽一實難
殺五部督郵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亦不能治幽州精
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亦不能治幽州精

異志遂與別校謀黃巾夜覆幽州大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
幾時還復叛亡令得上部轉與融相拒兩翼稍涉連年傾
所治城之潰融不得入障四境棄郡而後徙徐州
以事北海相自濟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陸欲附山東外
于遼東得公孫之利建樹根本孤滿數百不與共也
斛王雋之法劉孔慈在坐而小才信此爲民望左承祖劉義
遜清雋自託至疆國融不聽衆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爲安
祖勸融自春至夏城融小寇衆而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
譚所攻自託至疆國融不聽衆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爲安
坐讀璠論議自融若城壞衆亡身奔山東室家爲譚所
虜張璠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所
乃爲公卿上書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爲袁千里之權未
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融天性爽創部曹爲袁千里之權未
狎侮太祖明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啁之曰天推平有酒旗之意
星地列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德不故堯不飲千鍾祖無
以成其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
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
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
門愛才樂酒常貌似蔡邕上客常滿樽中酒引與同坐無
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上客常滿樽中酒引與同坐無
尉曰雖無老成術人婚姻術僭號其好士與彪此有續漢書曰執

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
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及子朝兄弟往罪不相及況以袁氏
之罪乎假使積善餘慶但召公欺則周公可得言不知邪
也融曰假使積善餘慶但召公欺則周公可得言不知邪
明今天下輔相縷相漢朝舉直士所以致之仰熙公者以
事則海內不觀聽朝矣太體孔融遂理出彪氏春秋當
褻衣而去不復朝矣太體孔融遂理出彪氏春秋當
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意解遂理出彪氏春秋當
周公太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意解遂理出彪氏春秋當
今度之想其當年然耳十二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
言坐棄市二子當然耳十二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
不破者乎遂父見執不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
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核實夫孔融豔好作變異
然世人多探其虛名少於核實夫孔融豔好作變異
眩其詐以爲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寄盛其衡中又
傳融論以爲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寄盛其衡中又
言若遭餓饉而市朝猶不肖寧瞻活餘人融違上天宣示諸
倫亂理雖肆市朝猶不肖寧瞻活餘人融違上天宣示諸
軍將校掾屬皆使聞不見世語曰父子尚如融復何見
收顧謂二子曰何使聞不見世語曰父子尚如融復何見
所辭以爲必死猶差可也臣如孫盛之爲世語云融二子不
辭知必俱死猶差可也臣如孫盛之爲世語云融二子不
小兒能玄了禍福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
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奔基

身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父安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
與沛哉盛好此為美談無乃賊之傷人理之南陽許攸略
州嘗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紹在冀
乃紹傳在坐席言議官渡紹之役諫紹勿與太祖相攻語
勳曰某時與太祖紹破走及後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為謀
也然內嫌之不得其後從行出鄴東門有顧謂左曰汝言是
非得我則不其出入此門也魏略曰舊主平字伯少與
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太魏略曰舊主平字伯少與
北界合衆後詣太祖隨在冀州其後不使典兵常在
坐席言議及河北太祖定隨在冀州其後不使典兵常在
出遊子樂也時亦有白者太祖顧謂左曰此家父子如
今日吳書曰千匹騎著後耳濟輩歎息曰男兒居世會當
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濟輩歎息曰男兒居世會當
繫當吏死不得踰獄出捕者追之急下義伯乃變衣服如助
捕者吏死不得踰獄出捕者追之急下義伯乃變衣服如助
聚與劉表相公依後歸曹公遂為降所節迎國大計常與
焉劉表亡曹公問子伯子伯曰天曰大善遂進兵龍
皆疑詐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天曰大善遂進兵龍
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天曰大善遂進兵龍

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
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多曹公常歎曰子伯之計
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
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為之而但觀他
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魚豢曰古人有言曰得鳥者
羅之一目也然張一見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
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衆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
此推之六魏之作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
也由而琰最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世語曰琰兄孫諒

仕晉為尚書大鴻臚荀綽
冀州記云諒即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將
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
兗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
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
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
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
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

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

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

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

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

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

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

勵行至乃長吏還者若面贏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

朝服徒行人擬壺餐之絮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

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乎下民到

于今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

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

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

我之周昌也崔琰旣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

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

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

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

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櫟漢

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

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
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
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
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
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
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
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
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刑之日
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
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

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
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
浸潤之譖訴可以丕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
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

豈不殊哉

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